



散文

每一次分别都有归期

□刘希

离别的场景，想必每个人都曾经历过。

前阵子，七岁的女儿随姑姑家去北京度假，本来有商务车直达火车站，我却执意自己开车送她们，只是希望有机会多陪她一会，能再多看上她几眼。女儿一路上叽叽喳喳，兴奋得不得了，我不停地叮嘱她：“要按时吃饭，要记得加减衣服，要早点睡觉，少玩游戏……”我反反复复地叮嘱，直到她大声保证：“妈妈，我记住了。”这才稍微放下下心来。姑姑带着女儿进入大厅后，一下子就消失在人群中，我四处探寻都见不到她们的影子，这才决定返家。当时心里的那份不舍与难过，的确只有做了母亲的人才能清楚地知道。女儿走后几天里，我都有些恍惚，好像她还在我身边。我也一下子懂得当年我每次离开

家，母亲为什么说她有好几天都夜不能眠。我这才明白，对于母亲，和孩子的每一次分别，都是伤心痛肺的。

二十年前，我第一次离开家去外地求学，尽管有父亲相送，家里的活儿也实在多得不胜枚举，但母亲依然执意送我到村口。她一路叮嘱：“要好好学习，多吃点饭，常写信回家，别担心家里……”车子发动后，我无意间回过头，发现母亲还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根本没有转身的意思。那时候的我，对于分别，根本没有太在意，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很久的鸟，想要飞到外面看一看，根本没有想到母亲的不舍和难过，只是觉得她太啰嗦。

毕业后在广东稳定下来，只在每年春节回家一次。基本是过年前两天回来，初七八就返城了。那几天是返

城高峰期，村口那辆通往镇上的小汽车，由于大家带的行李都多，常常挤得透不过气来。母亲晕车严重，我几次三番让她别送我，她都是以我带的东西多为由，执拗地和我一起坐车，直到送我搭上前往广东的大巴。听父亲说，母亲回去后好几天，都说胃里难受。即使是这样，她仍然每次都执意送我。我刚开始以为，母亲这是多此一举，直到如今我也送女儿远行，才真正体会到母亲的心意。

孩子们为了理想，为了生计，为了寻找诗意和远方，不得不一次次和母亲分别。分别，渐渐就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，但幸好，每一次的分别都有归期。也幸好，孩子们都会记得那些爱的叮咛声，记得母亲用爱“送别”时的温暖，并及时地回报给母亲爱与关怀。

后海今昔

□赵国培

当年，
我在后海驻足。
简直笑掉满嘴大牙：
巴掌大竟敢称海？
远不如乡下小水库！
高人指教才领悟：
海是海子的缩略，
原意是湖，
源自元朝蒙古族。

如今，
我在后海漫步。
听不尽八方洋腔，
看不够花团锦簇。
四合院将传统坚守加固，
咖啡厅让流行畅通无阻。
哈，我郑重宣布：
后海——天下最大海洋，
统率数不清的江河川湖！

最初的雪

□云亮

下雪了。走出房间
就会有花瓣落在
你身上。你疲惫的眼睛
突然一亮，原来周围
并没有把你忘记
煤山雀东张西望翻找
过冬的衣服。远处暗淡的
景物准备着更新
这时的双脚真正
属于你的了。你可以
由着性子随意走走
将欢快的步伐写在
最初的雪地上。然后
回转身，看它们
被洁白渐渐掩藏的过程
许多想法静静地开放
在心里。一定有一只鸟
嘹亮地划过自由的天空
一种无遮无拦的广阔
引起你飞翔的欲望



随笔

冬日清寒，有你安暖

□李仙云

冬日午后，徜徉在湿地公园“曲径通幽”的鹅卵石小径上，季节，增添了几许寒意，刚刚还被一阵凛冽的寒风吹得发丝凌乱，随即，就被暖暖倾洒下来的阳光包裹，那像母亲呵护自己的孩儿般，一丝暖流透过肌肤，渗入四肢百骸。微闭双眼，听闻鸟雀在林子里呢喃轻鸣，细嗅身边木樨树散发出的淡淡草木清香，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五年前卧于病榻的我。

那是我脊髓损伤后病得最重的一次。每日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，仍是要强忍着病痛的折磨。悬挂在天空中的冬日，透过窗户，送进一片暗淡而昏黄的光，显示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无奈……

那个傍晚，病房门被轻轻推开，我看到了好好那阳光般灿烂的小脸，紧随身后的是她拎着大包小包的父母。好好是我邻居家的小女孩，只有五六岁，人如其名，显得那般善良美好。好好妈妈说，好久没有看到我，心中好生纳闷，后从我儿子口中得知我已住院快一个月了，一家人特意赶

来看我。

寒暄之后，好好妈妈从口袋中拿出一沓钞票递给我丈夫，她关切地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需要什么就尽管说。那一刻，我眼眸潮湿，平日里，我们也只是见面打声招呼，从未深交。几经推搡，丈夫谢绝了他们的好意。但那种温情，如一缕阳光撒进我的心扉，无声地驱散着，我人生的那一份寒意。

远处的河面上，一艘满载货物的大船驶来，随船也带给我纷飞的思绪。一阵寒风刮过，我不由地摸向没有知觉的双腿。被包裹在厚厚的羽绒裤中的双腿，依然暖和温热。望着这条深蓝色的足以挡寒保暖的羽绒裤，我油然想起敦厚和善的冯阿姨。

当年还在上海外岗菜场卖蔬菜的冯阿姨，与我虽是萍水相逢，却如再续前缘般总是牵挂着我。阿姨早年生过重病，差点丧失走路功能，对于我的苦痛，她感同身受。阿姨隔三岔五地骑着电瓶车赶来看我，不仅给我送来蔬菜和日用品，每次探望都是嘘寒

问暖，关怀备至。

记得那天，是我来到江南最寒冷的一天。中午，阿姨赶来看我，她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我正要责备她不该这么冷还出门，她却急匆匆拿出一条厚实的羽绒棉裤，对我说：“今天实在太冷了，我在菜场里想到你，就怎么也待不住，这么冷的天我们健康人都受不了，你腿不好更不能受冷，我就给你买了一条羽绒棉裤拿来，你赶紧穿上。我还得马上赶回去，菜场那边还忙着呢！”说完，她骑着电瓶车急匆匆离开了。我如雕塑般静默于寒风中，目送她渐行渐远。那一刻，我无语凝噎。那天，天空布满阴霾，我却像沐浴在冬日暖阳里。

眼前树林里，那几只不知疲倦的小麻雀，仍在“啾啾啾”地唱着欢快的歌。我随手将一包炒米洒过去，麻雀们迅疾聚拢过来，冬日阳光撒得公园光影斑驳，暖意融融，麻雀们啄食地上的米粒，木樨树叶随风摇曳，我沉浸在那许多温暖人心的往事里……



安乐窝

世事有些乱 奇闻怪事多
秀才家中坐 满足安乐窝



花间禅

一本旧书 一杯新茶
花间一坐 心便无他



随天性

天性不可违 诸事随意彰
阿狗骨头肉 吾自寻书香



天天见

每日清晨相见 减压解颐谈天
没有道理可讲 欢喜生活闲篇